



忍冬记

□张金刚

入冬,再健走公园,已觉寒风侵衣入骨,不得不将自己裹成面包,腰腿僵直如棍,打弯儿都难。就连手机电量也嗖嗖下掉,点亮红线。冷,愈甚。冬,深了。

昔日绚烂的秋叶铺满树下,在风中凌乱。几朵小得可怜的格桑、月季,做着生命最后的绽放。鸟散了,不知迁向南方的哪处寻暖。虫也开始冬眠,躲在某个角落呼呼大睡。萧索之中,一丛干枝上挂满的红果,惹了我的眼。一对一对,红中透亮,这是啥果?万能的手机APP告诉我,这是“忍冬”。忍冬,多么坚强而有诗意的名字。冬来,它落掉粉白柔嫩的花朵,换了一种更红艳、更高冷的姿态,诉说着生命的美好。冬,不可抗拒,但能“忍”便有光彩,有希望。

公园外便是菜市场,忙于生计的摊主拉了拉满是尘土、污渍的衣襟,抖抖地与顾客搭话:这

白萝卜,没用化肥,你就吃去吧,保你这个冬天不用医生开药方。做鸡蛋灌饼的大婶话不多,摊饼、灌蛋、翻烙、卷菜,一气呵成,递给瑟瑟发抖的上学娃,接着摊下一个。天虽冷,可口中的哈气、早点的热气火热着每个冬晨。

傍晚,街灯已亮起,雾气很重,似要落雪。快递小哥一个电话,把我拽出了暖气房。在昏暗的胡同口,望见了快递小车。一个孤独的黑影正蹲在地上,左手晃着手电筒,划拉包裹,右手举着手机,高声有些颤抖却很礼貌地说着:哥,有你快递,来取走吧,我在胡同口。天冷,出门记得加件衣服!我疾步上前,匆匆取了买给妻子的暖宝离开,只想少耽误他一会儿。此刻,正是晚饭时间。

乡下打工的儿时玩伴虎子,草草吃罢饭,便早早钻入被窝。他说:几个工友聊天聊得没话可

聊了,又冷得够呛,只能躺下看手机。我关切地附和:可不是嘛。他发来撇嘴的表情:躺下都一个多小时了,脚还是冰凉的。这几天都是天一亮就开始粉刷墙体,只想早些干完,想家了。我心疼地“嗯”了一声,说:早点睡吧,明儿还得早起。其实,此时我正奔走在寒风中,急着到单位加班,是否又要通宵?谁知道呢。

似乎在如此寒冷的冬季,我们才会更接近生命的底色,从而对人生有着更透彻的领悟。生命美好与否,取决于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迎接生活。细细想来,忍冬不仅需要满腔热情去努力,更需要一点闲情去消遣。有张有弛,有紧有慢,有忙有闲,忍冬也便忍出了情调与乐趣。

节奏慢下来的冬季,最宜静享。室外寒风凛冽,吹得到处吱吱乱响,长了翅膀的纸片、塑料袋竟然飞到了我家十四楼窗外。

管你外界如何纷乱,我自安于一隅。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诗集,静坐在阳光里,读着林徽因的《静坐》:“冬有冬的来意,寒冷像花,花有花香,冬有回忆一把……就是那样地像待客人说话,我在静沉中默啜着茶。”不由起身,放一段音乐,沏一杯红茶,乐音与茶香袅袅中,将一个个相框仔细地擦了又擦,如在回忆中走了一遭,遇到曾经的自己。

冬愈冷,情愈暖。一次家宴,就是一场聚会。灶上砂锅里慢煨的鸡汤香气四溢,几个小炒,几盘水饺,几碗清粥,几杯水酒,一家数口或再加三五好友,围坐在昏黄的灯光下大快朵颐,相谈甚欢,不知不觉间竟忘了时间。岁寒,唯有美食与真情不可辜负。

画家老树立冬后画了一幅画:牛与草。我不解其意,但附的小诗颇有意思:“冬季已经到来,心中特别纠结,不知走向火锅,

还是逃往旷野。”我嘿嘿一乐,不必纠结,哪种选择都是忍冬最佳攻略。哪怕只是揣着手,闭了眼,靠着墙根晒会儿太阳,也是忍冬的一种悠闲心境。

冬,的确是个让人五味杂陈的季节。回到乡下,最怕已步入生命之冬的母亲念叨谁家老人没有挨过这个冬天,走了;当然也最喜母亲在炉边烤了甜糯的红薯给我,烫得我直叫唤,然后偎在老人跟前剥花生,待来年开春趁一场春雨降临时种在地里。

天再冷,我也未停健行的脚步。再访那一丛忍冬,有的虽已干瘪枯瘦,却依然红艳惹眼,活成了严冬里一道靓丽的风景,在寒风中、冬雪中静待春醒时分。忍冬,有无奈,也有欢喜;有忙碌,亦有清欢。不管怎样,用心用力用情忍过这一季山寒水冷、长夜漫漫,便又是一季春暖花开,来日方长。



全家福的“孤寂”

□木鸣

听说我周末回家吃饭,母亲一大早就在厨房里忙活开了:炸藕盒、炸带鱼,还有炒鸡、炖鱼和炒好的几样青菜。准备了一大桌丰盛的菜肴,就和过年似的。

“弄这么丰盛做什么,咱们两个人又吃不了!”刚进家门,我看着餐桌上的菜,大声朝母亲喊道。又看见书桌上摆放着全家福照片,埋怨道:“你把照片拿出来做什么啊?不是告诉你别拿出来吗?”

父亲过世后,母亲天天以泪洗面,整夜整夜睡不着觉,时不时还想跟随父亲而去。担心母亲看见父亲生前用过的东西伤心难过,睹物思人,我便把这些东西烧的烧、扔的扔,只留下全家福照片等几件物件,放在了家中柜子最深处,并一再叮嘱母亲,父亲不让把他去世的事告诉孙女,不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,免得孩子看见问起。

听到我责备的话语,母亲突然泪如雨下,悲伤地说:“今天是你爸的生日!”

看着满脸忧伤的母亲,我忽然忆起,每年这个时候,我似乎总能接到母亲叫我回家吃饭的电话,我却总是忙得顾不上。母亲也总是平静地安慰我:“没事,你的事重要!”父亲过世这几年,母亲一个人抱着全家福,默默地给父亲过生日,那时她的心里得有多悲伤。想到这里,我心如刀割,心痛得无法呼吸。

“我去给爸爸倒杯酒。”憋得实在受不了,我借着找酒的空隙,偷偷抹去眼泪,然后装作若无其事,端起茶杯倒上酒,庄重地放到了全家福前。

这张全家福应该是我上小学时照的。那时候,最流行的服

饰就是军装。父亲、母亲都穿着从老家淘换来的旧军装,父亲面部略带微笑,神采飞扬;母亲微卷的长发披肩,恬淡温婉。我站在父母中间,身高已到父亲肩膀,穿着一身绿色校服,头上戴着大盖帽,脸上满满的幸福笑容。

凝视着照片上父母充满青春气息的脸庞,瞬间唤起了我久远的记忆。

记得小时候,我最常干的事就是和父母顶嘴。自己认准的理,谁说也不听,“宁死不屈”。一次,家中来了亲戚,母亲给我收拾好床铺,好声好气地和我商量,让我临时到另一间屋去住一晚。但我就是不同意。父亲一把拽住我的衣服,就把我扔了出来。我先是大哭,连晚饭也不吃,看到没人理我,又坐在原先住的屋门口,弄出各种动静,一夜没停,弄得亲戚很不好意思,第二天一大早就离开了我家。事后,自然免不了挨父亲的一顿胖揍。那时流行“一等人不用教,二等人用言教,三等人用棍教”。母亲说,我就属于三等人,那种非得用鞭子赶着才去做的人。父亲自此得了“真传”,说“没有什么是一顿胖揍解决不了的,如果不够,那就揍两顿”。

那时的我还特别爱哭。都说“会哭的孩子有奶吃”,不知道别人体会到没有,但我确实尝到了哭的好处。那时,只要我摔倒了,如果父母不在身边,我就自己爬起来,朝着拌我的东西“打”上一顿,“唉哟唉哟”着,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。但如果父母在身边,我哭得那个悲惨,越劝越厉害,越哭越狠。虽然也因此挨过几次打,但在那个缺

吃少穿的岁月,最终往往能获得签订买好吃的、买玩具等不平等条约的“胜利”。

直到多年后参加工作,我才明白,这只不过是父母对我的溺爱和迁就而已。就像父母为什么永远那么早起床,为孩子做饭、穿衣,出门送孩子上学,叫醒他们的不是闹钟,而是生活和对孩子的爱。

如今,曾经是父母的孩子的我,也成为了孩子的父亲。上有老下有小,还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百般事宜要处理的无奈,以及好像永远还不完的房贷,让我真真正正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、人生的艰难。

好像世界上什么都变得很重要,只有我变成了最不重要的。现在只要我摔倒了,如果周围有人,我就若无其事地爬起来,潇洒地拍拍身上的灰尘,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。而没有人时,有时我却会默默地流泪。蓦然回首,小时候和父母在一起时,才是无忧无虑最幸福的日子,才是再也回不去的天堂。

“那时候,我和你爸爸最盼望的事,就是盼着你快点长大!”母亲收拾完饭菜,看我盯着全家福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的样子,对我说,“那时天天幻想着你长大了是什么样,10年后、20年后、30年后是什么样子?”

“妈,我也是。”我笑着回答,“现在你的愿望早就实现了,我已经快四十岁了!”

看着我日渐增多的白发,母亲叹了口气说,“现在想想,那时候我真傻,居然盼着你长大。”

“妈,我也是。”我和母亲哈哈大笑起来,但笑着笑着,我却流出了眼泪……

杨师傅的店

□秋女

打算周末去石门镇走走,去之前,先给杨师傅打了个电话,说中午要去他店里吃饭。杨师傅在电话中给我们开起了菜单:花鸭烧油豆腐、丝瓜炒笋干、软兜鳝鱼……

到石门镇已近中午,我们直奔杨师傅的店,他的店并不在街面上,而是藏在一个综合市场里面,门脸极简陋,不留心都看不出是个饭馆。只在门楣上挂着一块小小的店招,上书五个字:杨师傅的店。

我们到时,店堂里已经有两桌客人了,杨师傅正忙进忙出地炒菜端菜。他这个小饭馆常就他一个人,从采购、厨工、切配到厨师、跑堂、收银,他一肩挑,还得忙里偷闲地跟客人们扯上几句家常。

能找到这藏在市场深处的小店的客人,自然多是常客。一般要到他店里吃饭,前一天就得预订,杨师傅会提前和客人商量菜单。说是商量,其实基本是他说了算,他说小本经营,看客备菜,最主要的是要保证食材的绝对新鲜,绝不用隔夜的食材。杨师傅的菜多是家常菜,初看并无醒目特色,留住客人的,除了手艺外,靠的就是食材新鲜。

我们进门时,杨师傅刚好端了盘菜出来,招呼着我们坐下,把盘子一搁,脚不沾地又钻进了厨房。

饭馆很小,每天所能淘得的食材也有限,每餐最多也就接待四桌客人。看几桌菜都上齐了,杨师傅端起一杯泡得酽酽的浓茶,成就感满满地挨桌问味道如何。

杨师傅开饭馆是半路出家,他的手艺根本没有师承,完全是自学成才。杨师傅的正业是修机床,什么疑难杂症,到了他手里,总能手到病除,名声传出去后,一些外地厂家还会专门派车来接他去修理。走南闯北,见得多吃得广。人家吃过就算了,杨师傅呢,吃过的菜,觉得好吃的,必定细细琢磨一番,回家后还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地给

做出来,吃过的朋友都夸赞不已,甚至有亲朋请客时也邀他去掌勺,渐渐地名声在外。常有人撺掇他开个饭馆,说的人多了,加之年岁渐增,东奔西跑去外地修机床也有点吃不消了,就下决心开了这间“杨师傅的店”。

开这间店,其实杨师傅还有个难与外人道的想法。他的独生子,少小时不肯用功读书,大了又眼高手低不肯脚踏实地工作,三十多岁的人了,娶了妻生了子,成家却没立业,游手好闲,啃老啃得理直气壮。眼看自己年纪越来越大,性格开朗的杨师傅一提起儿子,就再也笑不出来了,长吁短叹个没完。开饭馆,就是想着儿子能给他打下手,慢慢学上几招,也有个手艺好傍身。

饭馆开张后,儿子来得颇勤,主要是来店里蹭吃蹭喝。儿子被杨师傅的手艺惯得对美食颇有追求,嘴巴极刁钻。不过总算还有点眼色,看杨师傅忙得不可开交,也会主动帮忙洗菜、端盘子什么的。渐渐地,他对厨艺也有了点兴趣,杨师傅炒菜的时候,常在旁边看,顺便打打下手。等客人都散了,杨师傅手把手教儿子炒上几个热菜,又抱出一坛自酿的杨梅酒,倒上两杯,父子俩坐下来,头碰头地吃菜、喝酒,借着点评食材、刀工、火候的由头,父子俩不再相对无语,话题慢慢发散开来……

在杨师傅的记忆中,好像从来没和儿子说过那么多的话。儿子小时候,他和他妈都拼命赚钱,儿子几乎是爷爷奶奶带大的;等进入青春叛逆期后,儿子不搭理父母了;儿子的叛逆期似乎特别漫长,多年来父子关系一直恶劣……杨师傅摆弄机床、烹调美食,都是得心应手,就是对这个儿子,却是束手无策。

如今,因了这间小店,通过这一道道菜肴,父子之间终于找到了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交流方式。杨师傅有些感慨,又有些欣慰,虽然晚了,但总也不算太迟吧。